

作为摄影师的哲学家

与·波德里亚的摄影作品不一样,亚历山大·科耶夫的作品,更像是对自我行踪的记录,是一种旅行笔记,没有任何故弄玄虚,老老实实拍摄的都是事物的原相。
文·谢湘南

在

今天,神奇的PS技术让照片离真实的图像越来越远,人们看到的照片更接近于欲望本身。照片的语法,从未像现在这样混乱。

然而,亚历山大·科耶夫的照片不会有这种感觉,那是一个静默的世界,一个由各种造访与名胜现场、风物景观组成的世界图景。它是未被PS过的历史与风景的集合,是哲学家思想的余温。

从明信片开始

用照片的沉默,抵制噪音、话语和谎言。



用照片的静止,抵制运动,变迁,加速。

用照片的私密性,抵制交流和信息的放纵。

用意义的沉默,抵抗意义和信息的专制。

这是法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让·鲍德里亚的几句话。

2012年10月的一天,当笔者置身于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“历史之后: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·科耶夫”展览现场,想起了它。

“历史之后”是个命名有些玄学味的展览,这个展览展示了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·科耶夫拍摄于半个世纪前的近400张照片。如果对摄影者的身份不了解,可能很难理解展览名称的含义——或许是因为亚历山大·科耶夫提



“历史之后”展示了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·科耶夫拍摄于半个世纪前的近400张照片。

出过“历史的终结”的理论,才有了这样一个命名,然而对于大多数不读或不熟悉哲学的人来说,科耶夫肯定是个陌生的名字(对于摄影领域,他同样陌生)。

与让·鲍德里亚的身份很是接近,亚历山大·科耶夫也是位哲学家(后来他放弃哲学,做了外交官,并被认为是现代欧盟的缔造者之一),不同的是他是很幽默,却成就于法国这片思想的土地。

1933年,当亚历山大·科耶夫在法国高等实用学院讲授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时,让·鲍德里亚才4岁。当让·波德里亚开始接触哲学时,亚历山大·科耶夫却离开了这一场域,以另一种身份,喜欢上了拍照。有趣的是,鲍德里亚也是在晚年,陶醉在照相艺术中,有如将相机嫁接在大脑上,他捕捉了光影与色彩对视界(世界)的完美分割,重组了一个色彩至上的自我世界,并用一种极其个人的照片语法,完成了诱惑与抵制话语的图像转换。

摄影成为一种难以刹车的思想行为惯性,通过对快门的触碰,从哲学之门,让两位思想家形成了一前一后的鲜明对照。然而,与让·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不一样,亚历山大·科耶夫的作品,更像是对自我行踪的记录,是一种旅行笔记。这次所展示的照片,就是他在斯里兰卡、中国、印度、伊朗、日本、尼泊尔和苏联,以及西欧各国旅行时拍摄的,同时呈现在展览现场的,还有他的乍看上去像代数运算公式的旅行路线图。

以幻灯片的方式在黑暗的展场上循环展现,科耶夫给观众带来的并非视觉的冲击,而是一种关于旅途的平静讲述,有如固化的风景,他的镜头,通常对准的是建筑物、街道、无人的天空下的文化遗迹。他躲开了世界的喧嚣,让不同空间里的古老存在汇集在一起,有如一种跨越时空的

大同世界的回声。

作为一个凝视者,科耶夫的照片没有任何故弄玄虚,老老实实显影的都是事物的原相。然而正如展览的策展人詹姆斯·格罗伊斯所指出的,科耶夫的照片,有着明显的明信片风格,他的摄影,是从研究明信片开始的。“科耶夫收集了一万多张不同的明信片,开始对它们进行细致的研究,同时以专业的精神开始他自己的摄影。”

2010年,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出现在郑州国际摄影展上,同样给人明信片的感受,它强烈的色彩对比,与极简的构图,形成了一种别去杂质的美感。从科耶夫人文筑式的黑白明信片,到鲍德里亚追求美感的彩色明信片,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?

照片的终结

“在过去的10年里,人们会谈论很多东西的终结,例如历史的终结、艺术的终结、人的终结、作者的终结等等。我也注意到在中国,现在对这些有非常大的讨论兴趣。而这些一系列的概念,都来自科耶夫在上世纪30年代在巴黎的讲演。从1933年到1939年,科耶夫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研讨的讲演。当时在巴黎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,也成为了巴黎知识界的时尚。”詹姆斯·格罗伊斯说。

关于这一点,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政治系与哲学系教授莎蒂亚·德鲁里在其《亚历山大·科耶夫——后现代政治的根源》一书中,有更详细的记录与论述,科耶夫被认为“戏剧性地塑造了这个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视野。”

莎蒂亚·德鲁里列举了一长串受科耶夫影响的人物,包括超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雷蒙·葛诺,小说家、社会学